

李准电影剧本近作选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984 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李准是我国著名的电影剧作家。他的作品人物性格突出，语言流畅幽默，趣味横生，故事情节波澜起伏，而引人入胜。

这本近作选，包括六个剧本：《吉鸿昌传》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前创作的，曾以《壮歌行》之名发表过；《荆轲传》取材于司马迁所著《史记》中的《刺客列传》；《南原大战》和《双雄会》是根据姚雪垠的长篇小说《李自成》的片断改编的；《牧马人》是根据张贤亮的小说《灵与肉》改编的；《中州七梦》是一个旅游片剧本，介绍了中州大地的名胜古迹。除《牧马人》外，其余剧本尚未摄成影片。

责任编辑：王中成

李准电影剧本近作选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11 $\frac{1}{2}$ 插页：3 字数：250,000

1984年5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6,000册

(内有纸精本1,000册)

统一书号：10061·443

定价：(平)1.25元

目 次

吉鸿昌传.....	(1)
荆轲传.....	(103)
南原大战.....	(147)
双雄会.....	(203)
牧马人.....	(257)
中州七梦.....	(311)

吉 鴻 昌 傳

第一章

一

一九一六年二月，农历“春节”已经过去十多天了。在黄河南岸河南省中部一个叫吕潭镇的小镇上，一些地主豪绅，正忙着张灯结彩过“元宵佳节”。这年的元宵节和往年不同，在那些新挂起的大白纱灯上，写着两行宋体朱字：一边是“民国五年”，一边是“洪宪元年”。

这已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五个年头了。“民国”这个软骨病产儿，正在风雨飘摇之中。这是个复杂而动乱的年代，希望里包含着危机，平静里预伏着波澜。这时，第一批铸着“袁头”的银元已发行到这儿乡下人手里。农民们开始听到“孙文、黄兴”，听到“袁世凯、黎元洪”这几个名字。忽然一个魔影笼罩在乡下人的头上，那就是“民国能长久吗？”“中国能真正不要皇帝吗？”刚剪掉辫子和还没有剪掉辫子的庄稼人，开始怀疑起来，谣传象风一样地吹着。“北京的新皇帝要登基了！”“新皇帝就是项城县的袁世凯！”“瑞蚨祥绸缎庄给袁世凯做了一身龙袍就值四十万银洋！”紧接着，在满清做过官吏、有过花翎顶戴的人，大批向州县衙门涌来。“黄花岗”事件的刽子手张鸣岐作了广西巡抚使，河南省的巡抚赵倜被封作一等侯。袁世凯家乡的侄女婿突然被人称作“驸马老爷”。识字的乡下地主眼红起来了，他们一方面找袁世凯的旁支远亲结亲戚，以便攀龙附凤，一方面叫自己念过几年书的儿子，引经据典，连夜给老袁写“劝进表”。

就在这个混乱的“元宵节”里，吕潭镇的几个地主为了庆祝“洪宪”，在广场上搭起了个大秋千架，让村里人在这里赛秋千。

广场上挤满了观看比赛秋千的人，小孩子们爬在墙头上、树丫杈上，妇女们照例可以站在板凳上。正迎着秋千前面，却空出一大片地方，这里放着一张方桌和几张圈椅，几个地主和教堂里的神甫，在恣意欣赏着打秋千。

这里的秋千，不是坐下荡的，它是用脚蹬的。两棵大树上放一根横木，两根大青竹竿作秋千绳。它是小伙子们力量和勇敢的竞赛场。这几个地主为了开心，把一包“南式点心”挂在秋千正面的榆树枝上，这是赌注，谁把秋千蹬得最高，就可以把点心摘下来拿走。

一个农民小伙子用尽平生力量蹬着，四周看的人喝着采，他伸了伸手，没有够着那包点心，只好慢慢地从秋千上跳下来。

突然，人群里喊着：“鸿娃子来了！”这时从墙上的人群里，跳下一个人来，二十来岁，燕颌圈颌，豹头环眼，刚刚发育成熟的身材，显得浑实、精壮，象一头黄牛犊，又象一匹狮子。

他穿着一件对襟棉袄，扣子都掉了，用一根麻绳勒着腰，单裤子，脚下没有穿袜子，只穿着一双单梁厚底鞋。

他轻捷地跳上秋千架，在两只粗大的手掌里，吐了口吐沫，然后就用力蹬起来。

只几下子，秋千就象飞一样荡起来，人们一阵喝采声。

秋千架快要接近树枝了，人们屏住呼吸，只听见秋千架上的绳环，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。这是力量与勇敢的搏斗。

秋千碰着了树枝，人们又是一阵喝采声。连地主家大车院里的长工杨守义，也站在牲口屋门口，手打遮阳向这边望着。

秋千荡得更高了，人们喊着：“摘呀！摘呀！”可是这个小伙子却不用手摘，又用力蹬了两下，几乎把秋千荡平，然后，猛地下咬断榆树枝，把那包“南式点心”连绳子咬在嘴里。

广场上，村街上，墙头上，爆发出一阵象山洪般的掌声。

那个青年稳住秋千跳下来。“喇”地一下把点心的封皮撕开，端着送到一群青年朋友面前说：“吃！大家吃！”

“驴粪蛋！”一个小伙子喊着。

看的人哄笑起来。桌子旁的地主，笑得更是闪腰岔气。他所要玩弄的就是这个。

小伙子把点心盒子拿回一着，气得目眦几乎裂开了。

他大踏步走到年轻地主面前。那地主还在笑着。可是观众的笑声停止了，预感到有一件事情就要发生。

小伙子厉声说：“吕汉卿！你把它吃掉！”地主脸上的笑容隐没了。

“吃掉！”他又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放肆！”这个年轻地主板起了脸。

就在地主板起来脸的同时，小伙子把这盒驴粪蛋，狠狠地摔在他的脸上。

一群打手涌了过来，这是地主的局丁和三朋四友。他们要捉住这个小伙子……。结果都被打开了。突然枪声响起来，场上的观众惊叫着跑散了。

那个叫鸿娃子的小伙子跳过寨墙跑了，后边几个人追了过来。

小伙子跳到一个牲口院里，这是地主家的大车院，喂牲口的杨守义看见是他，急忙用手指着一个小角门，让他从小角门逃走。

后边的狗腿子们追赶进大车院，冲着杨守义气咻咻地问：“老杨！他跑到哪里了？跑到哪里了？”

老杨忽然咳嗽起来。他咳嗽的时间那么长，一只手捶着自己的脊背，一只手指小伙子逃跑的相反方向。

二

夜晚，吕潭镇北的大浪河上。元宵夜的月亮光，象水银一样洒在河水里，洒在清冷的黄土田野上。河岸上停泊着两只小帆船。小帆船上挂着红色的小灯笼。灯光下，可以看到蹲在船头上的两

个人，那是吉鸿昌和杨守义。

他们在听着村里的哭喊吵嚷声、狗叫声。

从村子里传来一个妇女的声音，这是吉鸿昌祖母的喊叫声：“二掌柜！你们不能把俺这驴子拉走啊，你们打秋千生气，不能霸人家的牲口啊。”

“交出你们家的鸿昌再来牵驴！”

“跑了和尚跑不了寺！去局子里评理！”

地主吆喝着，吉鸿昌家里人哭喊着；嚷成一片。

船头上，吉鸿昌实在忍不住了，他眼眶里憋满泪水，突然站起来说：“我回去！”杨守义一把抱住他说：“你疯了，你一回去，他们还不把你的腿敲断？”

“俺们家就这一条驴啊！”吉鸿昌急得泪水滚了出来。

杨守义：“看局子怎么裁判？”

村子里，哭喊声渐渐隐下来。月光下，一条人影从村子里跑出来。吉鸿昌忙钻进舱中。老杨忙叫着：“玉良，是你吧？”小伙子答应着。吉鸿昌又钻出来急切地问：“玉良！局子里怎么断的！”

叫玉良的小伙子喘着气说：“局副、地方、还有教堂的柏森牧师，裁判下来了。罚你家二十块现大洋，正月十九关爷庙会上，再请一桌酒席，叩三个头赔不是！”

吉鸿昌怒骂着：“狗日的太欺侮人啦！他们都是一个鼻孔出气！”他又潸然泪下地说：“老杨叔、玉良，我走了！家里不安业了。”

老杨：“你上哪儿？”

吉鸿昌：“吃粮去。”

玉良：“当兵？你奶奶叫你去？”

吉鸿昌：“干别的报不了仇！”

老杨从腰中掏出两个大铜元给吉鸿昌，鼓励地说：“能出去就出去吧！在家他们肯定还要找你的事。”

吉鸿昌含泪接了两个大铜元，看了他们俩一眼，大踏步地走了。老杨和玉良看着他高大的身影渐渐在夜雾中消失。

三

“惹下祸，吃粮去，不打板子不卖地。”这是在河南农民中一句流行的口头语。“吃粮”就是当兵。因为这里人多地贫，又是封建剥削最残酷的地区，人们在和黄河、石头、地主打交道中，锻炼成一种粗犷的性格，因此，封建军阀大都把这里看作扩充兵源的“加油站”，并美其名曰：“兵源广”。

下边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“加油站”的招兵方法。这是北洋军阀淮军后身十六混成旅在招兵。他们挑选得倒是很严格。

堰城县附近一个集市庙会。会上人熙来攘往。有卖木梳和竹篦子的，有卖“清凉散眼药”的，有拔牙的，有挑着短扁担露天剃头的，有耍武功兼卖大力丸的，还有很多卖油条、水煎包子和粉丝汤的小吃摊子。

在庙会旁一家小客店前，前边是一座敞棚。敞棚下放着桌子凳子，敞棚外竖着一根大竹竿，竹竿上挂着一面白幛，白幛上写着“招募新兵”几个大字，下边写着“第十六混成旅。”

一个戴着红箍圈大顶军帽的士兵，手里拿着一个话筒，在向大路上的人们喊着：“招收新兵！招收新兵！大白米，细洋面，一月关饷六块半。谁吃粮啊！谁当兵……”

在小客店的敞棚下，一行青年农民正在排着队接受检验。检验问话的是个哨长之类的下级军官。胖得象一只熊，肥松的上眼皮耷拉着，疲倦的面容好象昏睡未醒。

每一个人走到他跟前，他总照例说着：“脱掉帽子！”看看有无发辫，然后接着说：“伸出手！”他再摸一下。这十六混成旅招兵，有个规矩，凡是有发辫，手上有老茧的壮年汉子，他们认为是老实农民，都在录取之列，站在右边，不够这些条件的，他摆摆手：“走开。”

检验进行着。吉鸿昌也来了。当他发现凡是没有辫子的都没

有录取，就急忙用一块青布帕，包住了自己的光头。

检验轮到了他。

“脱掉帽子！”哨长说着，吉鸿昌没有动手，哨长把他的头巾拿了下来，露出发亮的青皮头顶。哨长翻着眼皮打量这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。他又说：“伸出手！”吉鸿昌伸出粗实的手。哨长摸了摸又问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吉鸿昌！”

“哪个吉？”哨长问。

“大吉大利的吉！”他噘嘴着说。

哨长哼了一声，又问：“在家干什么？”

“种地。”声音大起来。

“你父亲干什么？”

“种地。”

“你爷爷呢？”

“种地！”

“你能吃苦吗？”

“管吃饭就行。”

胖哨长满意地打了一个呵欠，又端详了他一番，指了指右边录取的行列，吉鸿昌笑着走了过去。

四

传奇是一面镜子。吉鸿昌当上十六混成旅的士兵以后，当年就开拔到西安。十六混成旅的旅长是冯玉祥。他当时信基督教，人家都叫他“基督将军”。他到西安后，开始对这个名称讨厌起来。

古老巍峨的钟楼，西安皇城里的一个练兵校场。

在校场里，一千五百个荷枪肃立的士兵在早操后，等待旅长冯玉祥的“每日朝会问答十条”。

冯玉祥全副戎装，大缨子军帽下边是一张丰满的脸。两撇浓黑的八字胡子。他走上司令台，一个姓刘的参谋迎上来，向他举手敬礼，小声地报告：“报告旅长，神甫们坚持每天在早操前要做祷告！”

冯玉祥不满意地斜视了一眼司令台上的两个外籍随军神甫，对那个参谋摆了一下手，他走过两个神甫面前，神甫和他打招呼，他鄙视地略欠欠身走向台中间。

冯玉祥在司令台上用洪亮的嗓音说：“现在开始提问‘军人十条’。”他接着大声问：

“弟兄们！军人的天职是什么？”

“服从一命一令！勇敢一杀一敌！”千营一呼地回答。

“弟兄们！你们是谁的军队？”

“老一百一姓一的一军一队！”

又是象口头禅一样的千营一呼地回答。可是，这庞大的音流刚刚落地，却从校场的一角传来了一个愤怒的声音：

“是洋人的军队！”

这是一个人的声音。可是这个声音却震撼着整个校场，所有的人都向发出声音的角落看着。

“抓过来！”冯玉祥摆了摆手，几个如狼似虎的军佐，飞一样地跑了过去。

全场一阵肃穆，镣铐声哗啦啦地响着，一个青年士兵被几个人推上司令台来。

粗大的军棍，寒光闪闪的枪刺，在司令台上象树林一样地包围着他。

青年士兵的衣扣被撕开了，但他还是不屈的样子，象一头不驯服的猛兽。

冯玉祥看着这个象青铜雕像的士兵。

神甫走过来，在这个士兵的头上划了一个十字，嘴里说：“愿上帝接受他有罪的灵魂！”

冯玉祥慢条斯理地问：“为什么你说我们是洋人的军队？”

“为什么我们来当兵还要受洋人的气？不作祷告还要吃军棍？”士兵愤怒地回答。

冯玉祥哼了一声又说：“你不知道我会枪毙你，马上枪毙你？”

“冯玉祥，你枪毙吧，我要眨眨眼算算种！”士兵坚定地回答。

一个军官带着几个荷枪士兵喇地一下站过来，他们问：“执行吧？”冯玉祥却摆了摆手。又问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吉鸿昌！”

冯玉祥又打量了他一下，却温和地说：“一个当兵的要服从长官命令，这些事情你不必知道。”对旁边的军官：“四十军棍。”军官和两个士兵把吉鸿昌架走了。

冯玉祥接着向全体士兵宣布：“我现在命令——吉鸿昌为旅部直属学兵连的连长！”

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，两个神甫露出惊异的神色。

冯玉祥走过来，对神甫说：“我要宣布取消每天祈祷制度，从今天开始。”

五

军人的天职是“服从命令，勇敢杀敌”。吉鸿昌就是按照这几个字把自己变成一个工具，一头凶猛的野兽。在军阀混战的戎马生涯中，他几乎很少考虑过敌人是谁，为什么要打这一场仗，两条信念把他变得严肃残酷起来：那就是胜利的荣誉和长官的“知遇之恩”。

下边是一场激烈的战斗。

冯玉祥的西北军出师潼关后，要强渡黄河，北上攻打直鲁联军。

黄昏，波涛汹涌的黄河流水，咆哮着，翻滚着，对岸敌人的炮火向这边密集地射击着，带着火光的一团团浓烟爆炸在水面上，

象冷雨一样的枪声在天空呼啸。

在岸这边，黑压压的士兵布满了河边的临时防御工事。

士兵们在听着炮火和黄河交织着的凄厉声音，一个个噤若寒蝉。

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军官向黄河对岸了望着，这是吉鸿昌。突然一个作战参谋向他报告：“报告吉团长：张宗昌把黄河口子封死了；对岸敌人火力很强，还有迫击炮！”

吉鸿昌沉着地挥着手：“挑敢死队！”

作战参谋：“是。”

黄河岸上，对岸的炮火更加密集。吉鸿昌率领的一团士兵，在作抢渡准备。他们没有船只，唯一帮助渡河的工具是几十个汽油桶。

吉鸿昌大喊着：“弟兄们！不怕死的跟我来！”他说着脱下衣服，把两个小汽油桶绑在背上，背着红缨大刀和步枪纵身跳入波浪汹涌的激流中。

接着一个个士兵，背着汽油桶跳入水中。吉鸿昌在黄河的波浪中游着，他泅在最前边。炮弹在水面爆炸的火光照亮了他的脸庞，机枪子弹声把汽油桶打得砰砰作响。

他撇开了汽油桶，绕过对岸敌人的射击目标，招呼着后边士兵泅水登了岸。他们绕到敌人的几门迫击炮位后边。一个敌人士兵发现了他们。他问：“什么人？哪一部分的？”

“你老爷姓吉！”吉鸿昌大声喊着，一枪撂倒了那个敌人。进攻军号响起来。“冲啊！”“捉活的！”喊杀声顿时响起来，直鲁联军的两防阵地顿时大乱，他们仓皇地逃跑了。

抢渡黄河的战役胜利后，在西北军司令部里，冯玉祥叫一个副官给他拟命令。

冯玉祥对副官说：“你写：兹擢升吉鸿昌为国民军直属师师长。并授给义勇勋章一枚……”

旁边一个旅长对冯玉祥说：“总司令，吉鸿昌这个人喜新好

奇，恃勇骄纵，恐怕不能负此重任吧？再说，他还是乡下佬，怕众望难孚。”

冯玉祥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我要的是勇敢！我要的是不怕死的好汉！冯国璋不准乡下佬当官，我偏要他当。”又对副官说：“你写，该团所有连长以上官佐，各擢升一级。……”

在吉鸿昌团部的指挥所里，一种激烈战斗后的特有宁静，呈现在每个人的脸上。吉鸿昌在刮胡子，面对着一面穿衣镜。这所房子是占领敌军的一个指挥部，是在豫北一个县城里。

他的部下一个叫陆文英的青年营长在擦枪。陆文英有二十多岁，清秀纯朴，英姿勃发，又带有几分农民的浑厚。他擦的是缴获的战利品。

另一个叫彭镇山的营长，在桌子上玩大烟枪，他很胖，大个子，浓眉毛，留着鼻胡，嘴唇很厚，给人一种结实、激笨的感觉，眼睛中却时而流露出贪婪的狡诈光芒。他看上去很笨，可是擦吸鸦片的大烟枪的技术却十分纯熟灵巧。

陆文英擦着枪说着：“狗日的，张宗昌这些饭桶军队，枪也不擦，他怎么不吃败仗呀？”

彭镇山接着说：“这个大烟枪倒擦得很亮唔！”他说着用嘴试着。

吉鸿昌从大穿衣镜里，看见彭镇山把一个烟泡安在烟枪上，又悄悄地对着灯吸了一口。他刮着胡子说：“老彭！你小心着，让司令部的人的见，要挨你的军棍！”

彭镇山：“我这是检验战利品！咱们这旁西北军，谁能置得起这一套吸大烟家伙？”

陆文英把擦好的枪检放进枪膛，哗哗的试了两下。然后把枪放在吉鸿昌的肩头上，对准窗外说：“面长，你别动。”

他“砰”地向窗外放了一枪。吉鸿昌分毫未动的仍在刮着胡子。

陆文英笑着问：“团长，你能听出来这是什么枪？”

吉鸿昌笑着说：“水连珠，我闭着眼也能把它拆卸开再装上。”

房外一阵得得的马蹄声，一个卫兵进来报告：“司令部刘参谋到。”

眼着进来一个军官，彭镇山急忙收拍着烟枪，吉鸿昌等向这个刘参谋行军礼，握手。

刘参谋好象闻到一股异香，他用鼻子吸了两口气，彭镇山悄悄地藏好大烟枪具。

刘参谋：“吉团长，恭贺贵团此次渡河胜利。总司令特派兄弟来慰问，并予褒奖。这是命令。”他说着拿出了命令向吉鸿昌宣读着。

指挥部的小楼上，下边面临着县城街道。吉鸿昌和刘参谋在吃茶谈话。

吉鸿昌：“刘参谋，我们当兵的问，下一仗和谁打？”

刘参谋：“这个……不需要知道。当兵的就是服从命令！”

吉鸿昌不满地点了点头说：“是。”

小楼上，吉鸿昌一个人在审视着自己胸前挂的大勋章。忽然一股巨大音流闯进屋子里来。这是卫辉府的纱厂工人和学生们在街上游行。他们打着旗子，喊着口号，群情激愤。

“打倒祸国殃民的军阀！”

“打倒帝国主义！”

“打倒军阀的走狗！”

.....

吉鸿昌看着这些游行队伍，若有所感，他思索着，看着自己胸前的勋章，有些惶惑。

房门口，出现了陆文英。

陆文英进来生气地说：“报告师长，街上有人骂我们也是军阀！”

吉鸿昌说：“让人家骂去吧！”

陆文英立着不动，脸上露出很生气的样子，他走了出去。

静夜，月色如画。平原上一支骑兵向北疾行着。士兵们默默无声，夜深人静，只听见甲马之声，沙沙沙地响着。

陆文英全副戎装骑在马上徐徐走着，脸上露出一副闷情绪的样子。

从后边插过来一匹高头骏马，马上骑的是吉鸿昌。他赶过来和陆文英平行走着，狡黠地看了看他，微微笑了。

他用马刺踢了踢自己的马，提起镫头，又用马鞭狠狠在陆文英的马屁股上打了两下，两匹马跑起来。

吉鸿昌把马催得象飞一样，陆文英也不示弱，他轻捷地加着鞭，飞赶过去，一场马赛和无声的捷气竞赛在夜色的原野上展开。

两匹马在月光下象箭似地飞驰着。

穿过一丛柳林，陆文英赶过了吉鸿昌，吉鸿昌呵呵大笑起来。徐在后边笑骂着陆文英说：“狗日的，你把马屁股都敲烂了吧！”

陆文英也爽朗地笑起来说：“我不能落在军阀后边！”

他们都松了镫头，缓缓地并排走着，马身上散发着蒸腾的热气。两个人露出格外亲切的表情。

吉鸿昌：“文英，难道说我们不是军阀吗？”

陆文英：“我不想当军阀！我当的是忠义好汉。”

吉鸿昌是果断地说：“文英，我看我们是军阀，或者说是军阀的走狗。”他又由衷地说：“文英，我想了多少次了，咱哥儿们也没有机会把心窝话掏出来谈谈。象目前这个干法，干下去落个什么下场？一会儿打奉军，一会儿打南军！吃亏的是老百姓，便宜了外国人。要是稍有一点良心热血的人……”他痛苦地摇着头。

陆文英也思索着：“大哥，你说怎么办？”

吉鸿昌说：“我一生最佩服两个人，一个岳飞，一个孙中山！

……”